

节令物语

小雪：初雪未盛，瑞兆丰年

远襄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云：“十月中，雨下而为寒气所薄，故凝而为雪。小者未盛之辞。”古籍《群芳谱》中亦有言：“小雪气寒而将雪矣，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。”寥寥数语，勾勒出小雪节气的微妙变化——天空初尝冷冽，雪花轻启帷幕，虽未洋洋洒洒，却预示着冬日的序曲，万物静候白雪覆盖的时刻。

农谚悠悠，道尽天象与农事的不解之缘：“小雪不见雪，来年长工歇。”若小雪时节未见飞雪，北方冬麦可能面临干旱之苦，反证了“瑞雪兆丰年”的古老智慧。反之，若小雪落雪，则预示着来年丰收有望。雪，亦称“谷之精”，对作物生长益处良多，农谚“小雪花满天，来岁必丰年”等，皆是先民智慧结晶，道尽了雪之于农事的宝贵。

小雪三候，自“虹藏不见”至“闭塞成冬”，自然界的每一次呼吸，都是季节更迭的信号。农事活动亦随之进入休整期，提醒人们顺应天地变化，调整作息，静待春回大地，准备来年的耕作。

小雪时节，不仅牵动农事，更承载着丰富的民俗传统。古人有“冬腊风腌，蓄以御冬”的习俗。小雪至，家家户户忙腌腊，北地雪里蕻、酸菜飘香，南国则以新粮酿酒，称为“小雪酒”。《诗经》中有“十月获稻，为此春酒，以介眉寿”的记载，酒香绵长，岁月静好。

在旧时京城，小雪节气有着“占雪”的风俗，农人祈雪以求来年丰收，皮货商则盼望天寒促销货品，人们各怀心事，却都显现出时令之变迁与民生之智慧。小雪后，农闲时节至，老北京人喜欢玩“冬虫”，蝓蛭、蟋蟀成了冬日乐趣。

湖南的泥风鸡，素来有名，两湖地区有“交小雪，腌风鸡”之说，风鸡在小雪时节腌制，用黄泥将鸡连毛糊住风干。待到正月前后，打碎泥壳，去尽泥毛，此时风干后的鸡肉肉质鲜嫩，佐酒下饭，别有风味。

在中国南方的许多地区，小雪时节有吃糍粑的传统习俗。糍粑是用糯米煮熟捣烂后制成的食品，是中国南方一些地区的传统美食。古时，糍粑在特定节日或仪式中作为祭品，尤其是农民用来祭神形的供品，俗语“十月朝，糍粑碌碌烧”形象地描述了这一习俗。

“醮”原为祭神之意，台湾地区在小雪节气里作醮的活动尤其多，以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此时，台湾海峡周边的鱼群肥美，经过一个秋天的滋养，鱼儿们膘肥体壮。所以台湾有俗谚：“十月豆，肥到不见头”，是指在嘉义布袋一带，到了农历十月可以捕到“豆仔鱼”。

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湘、鄂、渝、黔交界地带的武陵山区，每逢小雪，土家族的人们便开始“杀年猪，迎新年”，汤汤热气腾腾，邀邻里同聚，共筹谋来年，温馨热闹，尽显浓厚的人情味。

同样，在文人墨客笔下，小雪时节亦被赋予了独特的韵味。宋代诗人陆游在《初寒》中写道：“久雨重阳后，清寒小雪前。拾薪椎斲仆，卖菜掘头船。”这首诗描绘了久雨初歇，即将迎来小雪节气时的景象。诗中的人们，或弯腰拾薪，或忙碌于生计，稚弱的仆从，卖菜的船夫，他们的身影在寒风中显得分外坚韧。这时节，黑夜愈长，白昼愈短，阳气潜藏，阴气渐盛，天气时常阴冷晦暗，寒风瑟瑟，但人们依旧忙而有序，即便在清寒艰辛之中，也透露出不屈不挠的生机与希望。



南宋李迪《雪树寒禽图》。资料图

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



宋 赵佶《瑞鹤图》。资料图



清 边寿民《芦雁图》。资料图



古人观鸟的浪漫情怀

在海南，要数最为常见的鸟，白鹭排得上号。河岸边、水田里，都能看见白鹭翩跹的样子。在三亚河，哪怕两岸是人来人往的市区，白鹭也能“诗意地栖居”。

白鹭，仿佛已融入了三亚这座城市的基因中，这里有通体洁白透亮、状如“白鹭展翅”的白鹭体育场，还有众多白鹭选择“安营扎寨”的白鹭公园。

白鹭是象征高洁的意象，人们自古以来就偏爱白鹭。“振鹭于飞，于彼西雍。我客戾止，亦有斯容。在彼无恶，在此无斁。庶几夙夜，以永终誉。”《诗经》中的这首《振鹭》，描写了一群白鹭冲天而起，在西边泽畔任意翱翔的样子。

其实，这首诗讲述的是周天子宴请宋国和杞国国君，这时，白鹭在水塘上翔集，周天子命人奏起“振鹭”之舞，和群飞的白鹭相映成趣。舞者唱起了赞颂白鹭的诗歌，赞美两国国君的道德品行就像白鹭一样正直高洁。

可以看出，早在先秦时期，人们就把大自然中莺歌燕舞的美好意境融入清丽的诗歌中。与以保护野生鸟类为主要目的的现代观鸟不同，中国古人的观鸟活动走出了一条独特的“浪漫之旅”。

《诗经》之后，后世还有众多以鸟抒情、以鸟喻理的名篇，比如汉代贾谊的《鵩鸟赋》、司马相如的《凤求凰》等。当然，有时“飞鸟”也用来比喻人生境界。如陶渊明写“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”在全世中，谁又不向往飞鸟一般自由自在呢。

鸟的妙用如此之多，难怪古人如此爱鸟，据有关学者研究统计，有记录的唐诗中与鸟有关的作品占近1/10，涉及鸟类有70多种。如唐代山

水诗人王维写道：“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。”借用夜惊山鸟的举动，巧妙运用先静后动、动静对比的手法，给人们呈现出一幅幽静和谐的春夜美景。

鸟是自由自在的存在，想时时观看不可能的。所以古人想出了可以长久观鸟的办法——花鸟画。无数经典的花鸟画作品中，鸟儿站立枝头，为画作增添灵气和活力，也将鸟的灵动从广阔的天地引入到居室之间。

据记载，清代康熙时期，名臣蒋廷锡曾绘制出中国《鸟谱》，以细腻的工笔画，精准绘制出300余种鸟类，可惜至今已失传。到乾隆时期，皇帝再令画师余省、张为邦绘制《仿蒋廷锡鸟谱》，二人遵从蒋氏画风，历时11年，终于完成全套图册，今天得以见到画上图文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这些“海南人”爱观鸟

苏东坡是一位打实的观鸟爱好者，若少了鸟的意象，他的诗词便少了灵气，像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”，如“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”，鸟的轻盈、鸟的倔强，正是东坡心境的真实写照。

谪居海南期间，东坡还是忘不了观鸟的爱好。哪怕马上就要启程北归，他在澄迈的海边还要“贪看白鹭横秋浦，不觉青林没晚潮”。当时东坡登阁远眺，眼见白鹭群飞，蔚为壮观，不觉沉浸其中，“贪看”一词生动写出了东坡沉迷观鸟的状态。

除了白鹭，在海南，东坡心心念念的还有一种鸟，名为五色雀。

有一天，苏东坡去儋州当地朋友家，看到五色雀在庭院上空来回飞翔。这种鸟东坡在儋州城南居住时也曾见过。五色雀被民间认为是一种吉祥的鸟类，有“贵人来了它们就会出现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“贵人鸟”。

这一次又见五色雀，让东坡感到很神奇，于是他举杯献祝：“如果你们是为我而来，那就再聚集一次吧”。才过一会，飞走五色雀果然又飞回来了，东坡很高兴，特地为其写下诗文。

东坡见到的五色雀，究竟是哪一种鸟今天很难准确考证，有说可能是黑眉拟啄木鸟。后来海南的史料中也有五色雀的记载，史书中，这种鸟色彩极为鲜艳艳丽，有小凤凰之称，喜欢群飞，以大红色的为头鸟。

明代海南先贤、有“诗绝”之称的王佐在《五色雀》一文中也写道：“白黑青黄罗绮旁，尊卑秩秩如有常”“大早一出雨则滂，久雨才见阴转阳”，这种鸟不仅在群飞时很有秩序，仿佛懂得尊卑秩序，而且只要见到它，久旱则雨，久雨转晴，富有传奇色彩。

其实，王佐笔下的鸟不只有五色雀，白鹭、喜鹊、鹧鸪等也是他诗文中的常客，如《隔塘巢鹭》中写道：“一从隔水白，点破青林烟。浑疑雪压枝，却讶拳乳天。”生动形象地写出了白鹭在青林中的样子，说它像是一点雪花压在了枝头上。

对于喜鹊，王佐作有《闻鹊二首》，其中有：“忽听双鹊语，暗卜岭南书”“朝闻喜鹊噪，为报乡关喜”，王佐在外宦游，听到喜鹊的声音，不禁勾起思乡之情。

古代海南距离中原遥遥千里，在外宦游的海南人，一生能回故乡的机会寥寥，能遨游天地、行程万里的飞鸟，无疑是他们思乡的最好寄托。

王佐是这样，丘濬也是如此。丘濬在《思兄》一诗中写道：“闻鸿即延伫，恐有带书来。”丘濬远在京城为官，十分思念在家乡的兄弟，当听到鸿雁的叫声，便立刻停了下来，想着它会不会带来亲人的家书。

此外，在海南古人笔下的鸟类还有不少，如宋代白玉蟾写杜鹃，说它“啼尽天涯夕阳影，又向空中啼月明”；丘濬写鹧鸪，说它“鸟解人言已自奇，更兼能舞益为希”；明代进士、丘濬门生陈继写白雉，说它“顶上芙蓉不用裁，羽衣曾向雪中来”。

古人受制于交通、信息等条件，什么时候能看到鸟，更多是“随缘”，所以他们将鸟的喜爱倾注于笔墨间。但在交通发达、攻略完备的今天，来海南赴一场“候鸟”之约，不正是这个冬天里一件浪漫的事情吗？

在儋州市新州镇洋山村村口的池塘里，鹭鸟成群结队在觅食。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元才 摄

古人观鸟 浪漫成诗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梁君芳



与红学人物 感恩知县姜焯

赵承宇

大约十年前，一位朋友赠送我一本旧版清康熙《感恩县志》。当夜夜深人静时，我悉心阅读志中的《鱼鳞洲响记》《四宜亭记》《重修感恩县文庙记》《感恩八景》等优美诗文，方知这些珍贵的笔迹同出一人之手，乃康熙年间（公元1692年至1722年），时任感恩知县的姜焯所作。其《鱼鳞洲响记》，如范文公之《岳阳楼记》，遗留“忧乐”佳篇，令人醍醐灌顶。这位在荒僻感恩之地，任知县十四年，勤政职守、为民谋事的姜焯，引起了我的猎奇兴趣与追溯。

清代官场对于委派到感恩、昌化任职，流行着一句话：“感恩、昌化，不去也罢”，箴仕者都以此为畏途。而姜焯认为任职与任职之地并无关系。姜焯到感恩履新之时，正是海寇猖獗，屡犯岭头港的危难关头，姜焯亲自主持制定《海防条约》，设驻兵防守岭头、板桥、感城、八所等海防要地，派水师沿海巡逻，并亲督兵民积极防御，保障黎民的生命财产安全，稳定社会秩序。任职期间，姜焯捐俸兴学，重修感恩学宫、倡办乡村义学、注重文化教育，哺育了感恩读书咏经的文明风气。据民国《感恩县志》所载，姜焯重修感恩学

宫之后，实行有教无类的平等教育，开创了感恩历史上黎、汉子弟公平享受教育的义举。另据民国《感恩县志》所载，清光绪年间，感恩出现了清代第一个举人张文昭，一百三十多个贡生，以及符绪等十六人入祀感恩乡贤祠的盛况。感恩文化教育出现的繁荣局面，与知县姜焯在感恩推行文化教育新政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

姜焯出生于清顺治十六年（公元1659年），山东莱州府昌邑县一书香门第之家。查阅了山东莱州《昌邑姜氏族谱》和红学大家冯其庸的《曹雪芹家世新考》等红学研究资料后，让我惊讶的是，曾任感恩知县的姜焯，竟然与红学人物李煦及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，还有着鲜为人知的族亲血缘与文化交融。

李煦原姓姜，其父原名姜士禛，与姜焯的父亲姜士模是同胞兄弟。清顺治年间，清兵大举南下，李煦的父亲为清兵所俘，被正白旗佐领李西泉收为继子，加入旗籍，改姓李，名士禛。康熙二十一年，李士禛调任广东巡抚，后官至宁波知府。儿子李煦初入仕，即任广东韶州知府，后调任苏州织造。李煦到广东任职时，把自己的堂妹（李

氏）嫁给了曹寅（曹雪芹的祖父）为正妻。后曹寅任江宁（南京）织造和盐务。江南三大织造江宁、苏州、杭州，李、曹两家位居其二。李士禛父子成为高官显贵之后，并没有忘本，始终与昌邑姜氏族亲保持联系。尤其是李煦，与堂弟姜焯关系甚密，书信来往，从不间断。李煦在一信函中，如是写道：“先君从龙，赐姓李氏，而昌邑则弟之本贯，本属姜氏”。1996年，在昌邑北孟镇池子村出土的《虚白斋尺牍》，是李煦给昌邑族人的书信集，总计有300多封。其中李煦给姜焯家人的书信就有90多封。如按辈分称谓，李煦和姜焯同为曹雪芹的舅爷爷。红学大家冯其庸研究确认：“李煦和曹寅是内亲关系，又同为康熙皇帝的近臣”，且李煦的母亲姜文夫人是康熙皇帝的保姆，曹寅幼年也是康熙的伴读。这层亲密关系，令李、曹两家成为康熙王朝的“簪缨巨族”。另据红学家们考证，曹雪芹的祖母，也就是《红楼梦》中“贾母”的原型，是昌邑姜氏。

到了雍正元年，李煦被抄家，雍正四年，李煦又受“阿其那事件”牵连，再次被抄家发配性乌拉，最后冻饿而死，

李家从此败落。乾隆五年，82岁的姜焯，感伤于堂兄李煦家族的不幸与衰败，写下了族训式的文章《群生自造化说》，悬于姜氏祠堂内，以警戒子孙。文曰：“按造者，事之始；化者，事之终。自造化者，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。群生尘世，喜乐者安荣，避忌者忧患……其安其荣，造化本无安排，总是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，皆因此造，自然造化……愚年逾耄耋，稍历闻见，即目前亲睹报应之远在儿孙，近在身者，指不胜屈，因此参透‘自造化’三字精切，故特表为安荣宝丹，以遗子孙”。大约乾隆十年间，曹雪芹开始创作《红楼梦》时，曹家也已经彻底败落，经历当时“陋室空堂，当年笏满床；衰草枯杨，曾为歌舞场……甚荒唐，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”的结局，姜焯和曹雪芹，从家族的兴衰，都已参悟到了世事无常，一切繁华如烟消云散的事。姜焯的《群生自造化说》，与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，其创作题材，皆源于当时共同面对的李、曹两大家族的衰败，以及社会人情世故的现实生活。且姜焯的《群生自造化说》，与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，其创作的立意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
史籍典故

史志琼崖